



**档案** 近年来,辽宁各地积极发展特色农业项目,形成了一批优质、特色的农产品品牌,深受消费者喜爱。

**时间** 2019年8月19日

**地点** 铁岭市清河区杨木林子镇后杨木林子村

**人物** 后杨木林子村村民 吴桂清

## 宁夏

NING  
XIA



吴桂清的枸杞深加工产品已经初具规模。

在辽宁,很多人尝试种植宁夏枸杞苗,但由于各种原因,成功的不多。

自从2005年从宁夏引进五棵枸杞苗后,铁岭市清河区杨木林子镇后杨木林子村村民吴桂清,便痴迷于枸杞产业。历经14年的艰辛探索与努力,他终于把五棵枸杞苗变成了80亩枸杞采摘园。

8月19日上午,记者走进后杨木林子村的“吴大哥枸杞采摘园”时看到,受台风影响,一些枸杞果东倒西歪。

“这些果不能用了,咱们赶紧收拾收拾。”吴桂清一边整理枸杞果树,一边期盼采摘秋果时能有个好收成。说话间,来了三四批外地客人,找吴桂清买枸杞蜂蜜、枸杞干红等枸杞深加工产品。

宁夏枸杞通常每年开花两次,即夏果和秋果。8月正是采摘枸杞夏果的季节。

“咱辽宁地区伏天雨水大,夏果受损也是没办法的,好在8月初抢摘了不少。”吴桂清一边说,一边拿出手机,让记者看此前他拍的视频: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枸杞似玛瑙挂满枝头,他与家人兴高采烈地穿梭在枸杞果树间。

据说,宁夏栽种枸杞的历史已有几千年。因为宁夏地区光照充足,有效积温高,昼夜温差大,再加上当地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等因素,宁夏有着“世界枸杞之乡”的美誉。2000年以后,宁夏枸杞开始走红全国。

那时,吴桂清萌生一个念头,“辽宁与宁夏的气候、纬度相似,能不能把宁夏枸杞引到辽宁种植栽培?”2005年春天,

去,必须学会开辟网络销售渠道。”

采访过程中,有三名从铁岭市内专程过来的游客。他们说,是在抖音上发现这个“吴大哥枸杞采摘园”的,“我们慕名而来,一是觉得在辽宁有枸杞采摘园挺新鲜,二是吴大哥在抖音上的视频很有趣,来看看他真人。”游客刘先生如是说。

吴桂清说:“我们家的枸杞是绿色无农药的,每天都能接待四五批来采摘的游客。在这里,他们不仅可以采摘枸杞鲜果,还能买到枸杞蜂蜜、枸杞干红等深加工产品,整个采摘园会一直运营到每年的11月份。”

自从办起“吴大哥枸杞采摘园”,后杨木林子村的知名度远超周边的几个村。村民说吴桂清就是他们村里的“网红明星”。

对于村民称自己是“网红”,吴桂清笑笑说:“我就是跟上时代步伐而已。在南方,有很多淘宝村,以前不好卖的农产品,通过互联网平台,销路能增加不少。”

如今,吴桂清的粉丝遍布全国各地,上海、广东等地的南方客人在网上发现他的枸杞深加工产品后,也会在网上下单订购。

随着采摘园规模越来越大,吴桂清的奋斗目标不断变化。他说:“一开始,我就想试试能不能让宁夏的枸杞苗在咱们辽宁种植成功。后来,我的目标变成把枸杞鲜果卖出去。现在的目标是把初具规模的枸杞深加工彻底产业化。”

原来,采摘园规模扩大了,产量也增多了,但市场对枸杞的需求量并没有立刻增加。所以,吴桂清就在枸杞深加工方面下功夫。

“吴大哥枸杞采摘园”内有许多枸杞深加工产品,如枸杞干红、枸杞酱、枸杞发酵原浆酒、枸杞蜂蜜、枸杞白兰地酒,等等。

吴桂清告诉记者,为了研制这些产品,他投入了很大精力,也买了不少生产设备,但要真正实现产业化,还需要再加大投入。

吴桂清一边向记者介绍琳琅满目的深加工产品,一边念叨着自己的另一个梦想。他说:“希望我的枸杞深加工产品能走向产业化、品牌化!”

产业化、品牌化的发展方向没错,但对于吴桂清来说,要实现这个目标,难度可不小。

“我现在只是有了研发产品,并且注册了商标而已,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。”吴桂清说。

## 宁夏枸杞苗在铁岭栽活了



陈俊贵(左)和老伴儿每天都会到烈士墓前致敬。

## 我在天山守着战友

### 新疆

XIN  
JIANG

**档案**

陈俊贵曾参与天山独库公路工程。他的168名战友在建设过程中牺牲,长眠在天山脚下。陈俊贵一直坚守在陵园,守护着战友们。

**时间** 2019年9月11日

**地点** 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乔尔玛烈士陵园

**人物** 退伍老兵 陈俊贵



陈俊贵和儿子。

1979年9月,为了支援新疆发展交通事业,17岁的陈俊贵随部队参加北起独山子、南至库车的天山独库公路大会战。自1974年开始动工到1983年全线贯通,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。因横亘崇山峻岭、穿越深山峡谷,公路的修建危险性极大。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,先后有168名解放军战士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。

在天山深处217国道旁的新疆伊犁州尼勒克县乔尔玛,有一座乔尔玛烈士陵园。陵园中埋葬的正是为修建天山独库公路而牺牲的168位烈士。

乔尔玛烈士陵园的碑文写着:人是躺下的路,路是竖起来的碑。

“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時候,日子过的那叫一个艰苦。”陈俊贵回忆说,没有任何收入来源,夫妻二人就开荒种地。刚到那拉提的那一年,没有住的地方,陈俊贵捡些木料搭间窝棚熬过了冬。为了解决吃水问题,他用钢钎凿开厚厚的冰层打水,但往往一担水没挑到家就冻成了冰疙瘩……

“日子过得的确非常艰苦,但是心里也变得更踏实。每天给班长和战友们墓碑擦拭一番,除杂草,感觉自己这一天活着有点意义。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慰英烈: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你们!”陈俊贵动情地说,现在,他每年会用5个月的时间,拜访全国各地的烈士们的父母。

25年间,陈俊贵说,“虽然寻找的过程多番周折,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寻找老班长的家人。”直到2001年,陈俊贵的大儿子陈晓洪入伍。在一次与战友的交谈中,陈晓洪获得了极为重要的线索:有了老班长生前所在部队经过整编后新部队的去向。2005年10月,老班长的亲人终于找到了。遗憾的是,老班长的父母已先后过世。25年的寻觅,终于画上了一个不够完美的句号。

1984年,陈俊贵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并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娶妻生子。但是在陈俊贵心里一直惦记着老班长和他的战友。第二年冬天,陈俊贵和妻子商量带着

能做的,就让我的一生为班长和筑路英烈们守候吧!是班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,是党和政府给了我幸福的生活,我有义务有责任把陵园的工作做得更好,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永远铭记天山深处的筑路英雄们。”

得知是辽宁的媒体来采访,陈俊贵的儿子陈晓洪帮了记者不少忙。“自从1985年来到新疆,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回过辽宁老家。”陈晓洪说,“现在网络发达了,通过媒体报道,看到辽宁日新月异的变化,心底非常高兴。”

虽然多年在外,但陈俊贵也常常跟儿子提起家乡辽宁,说得更多的是辽宁人骨子里的奉献精神。

记者了解到,在修建独库公路中牺牲的168名烈士里有3位是辽宁人。陈晓洪说:“比如杨波,是沈阳人,与我父亲同年入伍,和父亲乘坐一列火车到部队的,分到一个连。1980年4月20日在施工中遇雪崩牺牲,年仅21岁。王久海,1982年8月8日,驾驶汽车执行任务,在三号隧道制洞失灵,掉下悬崖牺牲,年仅21岁。刘焕言,1982年11月15日在独库公路隧道施工中遭遇塌方被砸牺牲,年仅24岁。”

说起父亲,陈晓洪说:“我原来也不理解爸爸。现在是市场经济,大家都忙着赚钱,他却带着妻儿来到这里守墓。这里的生活条件太艰苦了,每顿饭都是白菜、土豆,用的水是雪水。因为雪水不干净,我们有时也去附近的小河里,用钢钎捅个窟窿打水。水还没挑到家,就又结冰了……直到我进了部队后,亲身感受到战友情,才理解了爸爸。过日子离不开钱,但钱换不来感情,更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随着自己一点点成熟,我发现爸爸对我的影响很深。我现在是烈士陵园的第二代守墓人了。”

陈晓洪告诉记者,40多年前在独库公路上流传着一副对联,如今读起来依然铿锵有力:“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——为国威军威振奋;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——在千家万户团圆。”



位于铁岭市清河区杨木林子镇后杨木林子村的枸杞采摘园远近闻名。